

宣和遺事

新式  
標點

# 宣和遺事

俞印民評

暫時罷鼓膝間琴，

開把遺編閱古今。

常嘆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親賢哲，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茫茫往古，繼續來今，上下二千餘年，興廢百千萬事，大概風光霽月之時少，陰雨晦冥之時多；衣冠文物之時少，干戈征戰之時多。若破治亂前途，不出陰陽一理。中國

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慾也，皆是陰類。陽明用事的時節，中國奠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陰濁用事底時節，夷狄跳梁，小人得志，在天便有彗孛日蝕之災，在地便有蝗蟲饑饉之變；天下百姓，有流離之厄。這個陰陽，都關係着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

且說唐堯虞舜是劈初頭第一個皇帝。看他在位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敢盤逸遊畋，不敢荒淫音樂。到得他揖讓傳禪時分，且道：『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好。』舜王那曾敢做慢遊傲虐的事？堯王告着舜王，使他休學堯王的孩兒丹朱，專事慢遊，專務傲虐；恃着強力，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其他徒黨在家爲淫亂之行。故堯王不將天下傳與他，却分付與舜王了。舜王治世，舉八元八愷——共十六個才子，是有賢德名望的人，分布在朝——任了官職。却將共工流逐於幽州田地，將驩放逐於崇山田地，將三苗竄逐於三危田地，將鯀誅殛於羽山田地；誅竄了這四個兇人，天下百姓，皆服其威斷。明四目，達四聰，末梢頭賢人在位，小人在野，朝綱自治。在位五十二年

，壽命一百一十二歲，將天下傳與禹王。至湯王時，爲諸侯，與葛爲鄰。葛君不道，苦虐其民，湯王伐之。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却道：『湯王何故忘我，不來拯救？』黎民咸慕湯王之德。却有夏桀無道，寵妹喜之歡，將酒傾爲池水，將肉排爲樹林相似；日與兇徒沈酗於酒池肉林間，苦虐生靈。百姓怨道：『夏桀與日相似，這日幾時喪；亡我甘受其苦，不過情愿與他偕亡。』至紂無道，寵妲己，剖賢人心，置炮烙之刑，不修德政，不改前非。武王伐之，享國日久。傳位至周幽王，寵褒姒之色；爲不得褒姒言笑，千方百計取媚他，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諸侯皆道是幽王有難，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却無他事，只是要取褒姒一笑。後來眨了太子，廢了申后。申后怒，會犬戎之兵，來伐幽王；諸侯不來相救，遂喪其國。有詩爲證，詩曰：

『恃寵嬌多得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祇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起章華之臺，苦虐黎庶；遭平王所追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爲證，詩曰：

『茫茫春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苦好奢；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沈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躲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隋兵搜出，亦遭其虜，其國卽亡。有詩爲證，詩曰：

『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恣驕奢？

不知卽入宮前井，

猶自聽吹玉樹花。」

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殺父，誅兄，姦妹，無所不至，寵蕭妃之色。蕭妃要着揚州景致，帝用麻胡爲帥，起天下百萬民夫，開一千八百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直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了相枕。復造龍鳳船，使宮人牽之；兩岸簫韶樂奏，聞百十里之遠。更兼連歲災蝗，餓死人遍地，盜賊蜂起，六十四處烟塵，一十八處擅改年號。李密袒臂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原。煬帝全無顧念，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隋國遂亡。有詩爲證，詩曰：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回。』

其國有唐秦王世民，行仁布德，滅六十四處烟塵，遂建都於長安，以制太平；後來

爲唐明皇。爲孩兒壽王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爲妻，明皇一見玉環，生得有傾國之色；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爲女官道士；後來宣入宮中，封爲妃子，寵幸無比。真個是：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那明皇寵愛妃子，春從春遊，夜專夜寢，從此荒淫，每日更不坐朝聽政。爭奈那妃子與安祿山私通，却抱養祿山做孩兒。明皇得知，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做了節度使。那祿山思戀貴妃之色，舉兵反叛。真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明皇無計奈何，只得帶領百官走入蜀川，躲避了祿山。行至馬嵬驛，六軍不肯進

發，把那貴妃使高力士將去佛堂後田地裏縊殺了，諸軍且跟着明皇入蜀。後來明皇那兒子肅宗恢復兩京，再立唐家社稷也。

今日話說的，也說一箇無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無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真不是容易也！

（評語一）專制時代的人民，完全立於奴隸——毫無責任心——的地位；幾千萬生命財產，都付託皇帝一手包辦。所以一國的興亡成敗，全憑着皇帝心術之邪正。作者劈頭提出堯舜禹湯四個賢主，接着又把夏桀商紂周幽王楚齊王陳後主隋煬帝唐明皇七個無道的君主，拿來比較，引起宣和破國亡家的慘劇；也見得當時貴族政治的建設，原是危險萬分。這便是本書開卷明義第一章。

今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道得好；他的詩曰：

『自古禦戎無上策，

惟憑仁義是中原。



宣和遺事

玉師問罪固能道

天子蒙塵忍買

兩晉亂亡成茂章

亡君屈辱落陳編

公問延廣何人也？

始信興邦亦一言。」

此詩是康節左袒吟，豫先說着個宣和靖康年間議語麼？當初只爲五代時分，天下荒  
荒離亂，朝屬梁而暮屬晉，干戈不息。更兼連歲災蝗，萬民遭塗炭之災，百姓受倒懸之  
苦。爲此後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祝曰：「我乃胡人，不能整治天下，願天早生聖人，撫  
安黎庶。」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霹靂大仙下界，降生於西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生  
下一個孩兒。當誕生時分，紅光滿室，紫氣盈軒。趙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胤。幼與小  
童戲於街檻，好布陣，行伍肅然，人見而異之；及年當弱冠，有大志；少遊關西，行到

處，除兇去惡；長治華夷，民安國泰。自陳橋兵變，柴皇讓位，在位十七年，天下太平；消鎔軍器爲農器，毀折征旗作酒旗。太祖一日，收平江南，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盛誇其主能文，因誦其詩。太祖道：「此詩，村教書語耳。」因道：「我少時有詠日詩。」道是：

「須臾捧出大金盤，

趕散殘星與明月。」

徐鉉聽得這詩，大服太祖志量。後來人以爲應大金破汴梁之讖。太祖傳位與太宗。太宗欲定京都，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搏，表字圖南的，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宜至殿下；太宗與論治道，留之數日。一日，太宗問：「朕立國以來，將來運祚如何？」陳搏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思不久長；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宗再三詰問，搏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後高宗中興，定都杭州；蓋將前定之數，亦非偶然也！太宗之後，傳位於真宗仁宗英宗幾個賢君。

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洛陽邵康節先生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開行；忽聽得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過二年，朝廷任用南人爲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聲，何以到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雉自北而南；將亂，地雉自南而北。今南方地雉至矣！禽鳥，雉之先者也！春秋有云：『六鵠退飛，雉鷓來巢。』皆雉使之然也。』

英宗升遐，神宗卽位。神宗是個聰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綱小紀，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薦那王安石爲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爲相。正宣麻時分，有唐介做著諫官，上疏論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爲相，必多更變，重擾天下。』那時有呂誨亦上疏彈劾王安石，其略云：

『臣呂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于皇帝陛下：臣仰觀公朝，除王安石爲相者。臣切謂安石每遷小官，避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

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卽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好名嗜進，見利忘義。凡在經筵，力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又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發疽而死。奏對強辯，陵轍同列。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制置三司條例，兼領兵財；又舉三人勾當，八人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區區愚忠，切以爲安石決不可用。若用之爲相，必變更祖宗法度，以亂天下。欲望聖慈允臣所奏，將王安石新命寢罷。宗社幸甚！伏取進止。」

奏上，神宗不報。安石居相位，專務變更；一日，奏行青苗法，差李常孫覺等，往河北諸路，俵散青苗錢：第一等戶，十五貫；第二等戶，十貫；第三等戶，五貫；第四等戶，一貫五伯；第五等戶，一貫。青苗在田時分，俵散到；收成時分，催納。十分供一分爲息。當有銀臺司范鎮上疏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表云：

「臣范鎮謹奏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爲。青苗在田，已估其直；收斂未畢

，已促其償；是盜跖之法也。臣以爲此法若行，天下騷然，民不聊生，非國家之利也。臣請罷之。」

表上，神宗不聽。又宰相韓琦奏言：

「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間；有司責篤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者，不能償。願陛下察之，卽與蠲罷。」

奏上，王安石大怒，卽日貶韓琦於外。熙寧七年，大旱，帝謂羣臣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愁，無可奈何。」韓維奏曰：「陛下信安石酷法，散青苗錢於民；今之官府，督取甚急，往往鞭撻人民取足，至有伐葉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帝感悟，乃詔韓維放商稅而免青苗。後是日雨，遂貶安石於金陵府。安石弟安國，每憎他兄所爲誤國。安國爲西京國子監教授，頗溺聲色。時安石爲相，以書戒安國道：「宜放鄭聲。」安國回書，與安石道：「亦願兄遠佞人也！」安國又嘗力諫安石言：「天下不棄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宜

速罷之。」安石不聽，安國泣於影堂前道：「是吾家滅門矣！」安石的孩兒王雱，爲人性險惡，喜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歲。安石哀悼，不能去懷。嘗恍惚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寺，賜額爲報寧院，蓋爲王雱求救於佛也。後有詩曰：

『誤國欺君罪不輕，

陰司報應自分明；

姦邪凡事懷私險，

却告金仙洗惡名。』

（評語二）（一）邵康節左袒吟，爲承上接下文字，總挈全書綱領；繼又追述後唐明宗祝告，產出『紅光滿室』的一個宋太祖來。轉由太祖口中自述詠日詩，陳希夷問答，預告宋朝大勢；都爲後來張本。至洛陽邵康節答客問，逼出王安石專政變法，仍用同樣筆墨。如許事實情景，寫來毫無枝節；的是敘事老手。

(二)王安石也算前代政治改造家，並不是極端的壞人。他的變政主義，也未始不想福國利民；只是他脾氣不好，凡事不肯『和衷共濟』。又加司馬光，蘇軾一般政學家，無中生有的和他反對，他又不肯讓步；弄得後來，都是『意氣相爭』，把國計民生大題，却『置之腦後』了。我們因此覺着政治上極端不能有黨派；畢竟宋代失政，不能獨歸咎於王安石一人哩！作者記安石冒犯天譴，累他的兒子在陰司受罪，也未免言之太過了！

話說宋朝失政，國喪家亡，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堦蔡卞，及姻黨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姦佞變詐，欺君虐民，以致壞了宋朝天下。神宗崩，哲宗即位，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名做光。元祐年間，天下太平。未幾一年，司馬光不祿，章惇等入相，再行新法；把這太平的氣象，又變做了亂世。哲宗崩，徽宗即位。說這個官家，才俊過人；口廣詩韵，自數羣羊；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法；朝懽暮樂，依稀似劍閣孟蜀王；愛色貪杯，彷彿如金陵陳後主。遇花朝月夜，宣董貫蔡京，值

好景良辰，命高球揚職，向九里十三步皇城，無日不歌歡作樂。蓋寶籙諸宮，起壽山艮岳，異花，奇獸，怪石，珍禽，充滿其間；畫棟雕梁，高樓邃閣，不可勝計。役民夫百千萬，自汴梁直至蘇杭，尾尾相舍，人民勞苦，相枕而亡。加以歲歲災蝗，年年飢饉；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子而殮者。宋江三十六人，閩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寇，放火殺人。天子全無憂悶，與臣蔡京，童貫，楊戩，高俅，朱勛，王黼，梁師成，李彥等，取樂追歡，朝綱不理；卽位了三十六年，改了六番年號——改建中靖國，改崇寧，改大觀，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

從卽位以來，改元建中靖國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舉蔡京爲翰林學士。滿朝上下，皆喜諛佞，阿附權勢，無人敢言其非。獨有御史中丞豐稷，同着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寫着表文一道，奏蔡京奸惡。表文云：

『臣豐稷陳師錫等，叨被聖恩，濫居言路；事有當言而不言，臣爲曠職。竊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士勾當者。緣蔡京身爲禁從，外結后族，交結東朝；伏望獨斷



，出之於外。若果用蔡京，則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乃王安石之婿，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夜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京等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朝可忘於憂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

表上，徽宗謂豐稷道：「事礙東朝，卿當熟慮。」豐稷奏言：「自古母后臨朝，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可做萬世法則？但是目卽，在外則聞向宗良宗回藉勢妄作，在內則聞張琳裴彥臣等兇焰熾然，又有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飭后家，放逐張琳等，黜蔡京於外；庶絕朝廷之憂。」徽宗不從。那時殿中侍御史龔夬亦上表奏言：

「臣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聖斷。然臣竊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一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童謠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百姓受苦，出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爲人反復變詐，欺陷忠良。天下不安，皆由京卞二人簸弄。」